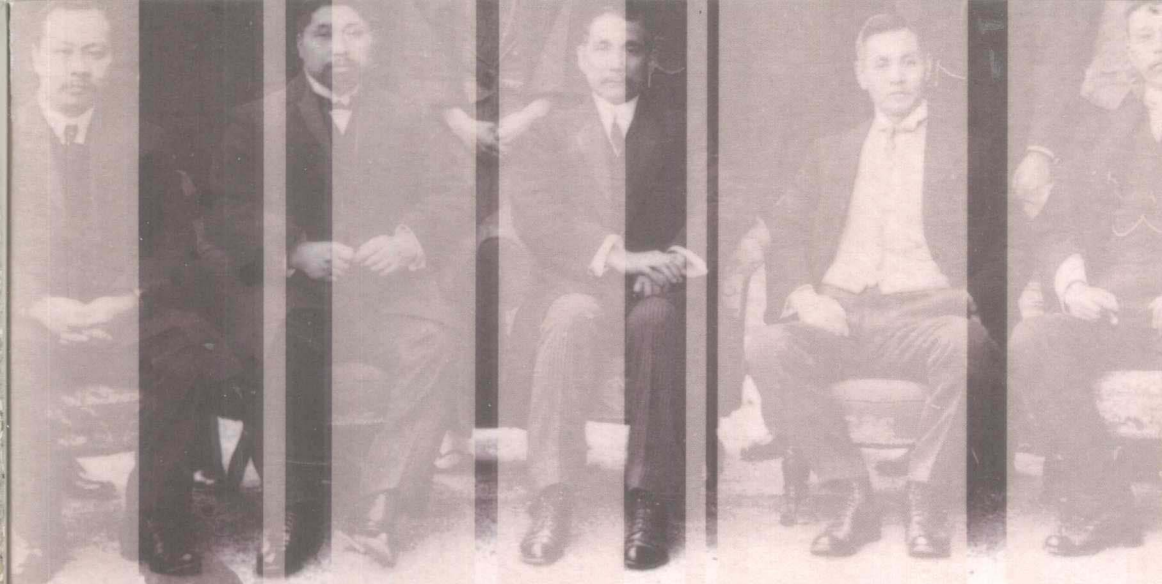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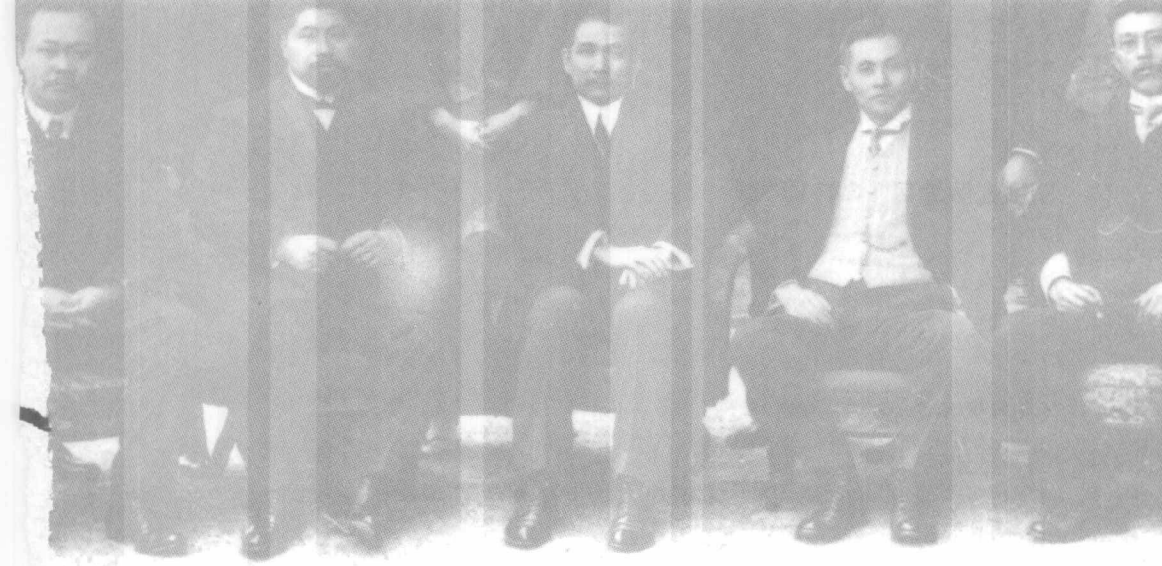




民國人物 連連看

叶观澜 著



民國人物
連連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人物连连看 / 叶观澜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741-985-3

I . ①民… II . ①叶… III . ①历史人物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民国

IV . ①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5544 号

民国人物连连看

作者 / 叶观澜

策划 / 么志龙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装帧设计 /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 **文匯**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明辉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20 × 1000 1/16

字数 / 200 千字

印张 / 16.5

书号 / ISBN 978-7-80741-985-3

定价 / 28.50 元

自序

民国时代，肇始于1912年1月1日。这一天，孙中山在混沌动荡中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从此，民国时代开始了。此后，帝制共和几经反复，独裁民主相互角力，直至三十八年后“蒋记民国”倒台，大陆版的民国时代便匆匆结束了。

真可谓，骤然而来，骤然而逝。

然而，在这短短38年里，民国却涌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人物。

这批人物，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旧朝，更多的自然是新潮派。出身各异，职业不同，尽管都挤在同一面“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大旗下，嘴上大声说着新潮时尚的词，然而，很多人的心底终究怀着中原逐鹿问鼎天下的旧梦。

于是，适才诅咒帝制的人，转身坐上了龙椅！昨日大骂军阀者，眨眼又成了军阀！

就连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也不能完全免俗，倡言人权，却要廖仲恺等革命党人，按手印宣誓将其个人性命完全交给自己，一起去干中国的民主事业。

英雄乎？奸雄乎？抑或枭雄耶？

王道乎？霸道乎？抑或无道也！

民国那些人物就这样纷纷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他们或结群为党，或三两为友。结党者未必能同仇敌忾，为友者自然不

能全都终保友谊。

为友为仇，全看当时社会的情势。

当然，无论身为同志最后分道扬镳，还是先为朋友最终割袍断义，都在民国春秋里留下条条清晰可见的人际脉络。

顺着这一条条人际脉络，我们便可在纷乱糊涂中找到一个不糊涂的民国。

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诞生。

叶观澜

2007年2月15日于一止斋

目 录

王闿运与杨度	
——帝王术误两高才	1
梁士诒与杨度	
——同幕争宠忙与闲	19
朱启钤与雍剑秋	
——交通系大佬与军火贩子	38
吴长庆与袁世凯	
——敦厚成全一枭雄	53
宋教仁与赵秉钧	
——政治书生与特务政客	65
章太炎与袁世凯	
——书生政客难相与	89
梁启超与章太炎	
——民初论政两枝笔	102

章太炎与孙中山

——分合不定两“冤家”..... 118

陶成章与孙中山

——时起纷争同盟者..... 132

陈其美与陶成章

——同一阵营两政敌..... 145

陈其采与陈其美

——携手前行两兄弟..... 155

陈其美与蒋介石

——相互成全两要人..... 171

陈布雷与邵力子

——文士好友道不同..... 181

何应钦与陈诚

——共奉一人两对头..... 215

马君武与张学良

——半世纠缠一首诗..... 241

王闾运与杨度

——帝王术误两高才

文士相轻，是中国读书人沿袭千年的传统。对于同时代者，无论其人辈份多高，名声多大，地位多显赫，鼻孔朝天的章太炎一般是不拿正眼相瞧的，譬如有人问他对梁启超文章的看法，他竟毫不客气地说，无一字可以入史！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更是以语无伦次来形容。

但若章氏这般睥睨天下者，却独服一人，那便是三湘名士王闾运。

王闾运何许人也，居然能折服此老？

王闾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1833年生于善化（今长沙），逝于1916年，祖籍湖南湘潭，是晚清名重一时的大教育家、史学家和经学家。王家祖上本是湘潭名医，读书科考，博取功名的正统观念渗透王氏家族血脉，可谓根深蒂固。奈何其父读书不成，转而赴善化经商，一腔热血便转寄在小壬秋的身上。不想壬秋幼时笨拙，无心课读，成天耽于儿童嬉戏，乃父大为苦恼，不久竟因操劳



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潜心研究“帝王术”，可是这门“学问”非但误己，还连带祸害了他的高徒杨度。

过度辞世而去。好在叔父不弃，访得严师督教。一日，壬秋背书错误百出，遭塾师重责，一顿竹板之后，其师痛切陈词：“大户子弟，无心向学，则光宗耀祖何可得乎？岂不有愧于列祖列宗？”接着又是一番鼓励：“学而蚩于人，是可羞也，蚩于人而不奋，毋宁已。”壬秋顿悟，自此心智大开，醉心于学，进步迅猛，成绩斐然：9岁熟读五经，14岁“文翰翩翩”，闻名乡梓，19岁县试中第一名，24岁参加长沙乡试中举人。

不过好运到此为止，此后王氏数次参加会试均未中。

王氏年少才大，心气颇高，自然不甘于此，于是便独辟蹊径，潜心研究起“帝王学”来，企图以此来打通富贵之门。岂料终老一生，非但己身为此所误，还连带祸害了自己的高徒——被袁世凯称为“旷世逸才”的杨度。

“帝王学”，简而言之便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设计并运用非常之谋略，助之成就帝王事业的学问。说是“学问”，其实无非教人押宝强梁，乘乱趋势，但问目的，不计手段。总之，阴谋于密室，逞强于时势，重术而轻德。所以历代士林正派人物都不屑于此道，将斥之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

“帝王术”承继法家法、术、势思想，参合兵家三十六计，于诸子百家学问中各择一二实用者，掺杂打造成一门独特暗器。中国历史上的苏秦、张仪等一班纵横家，都是玩弄此道的高手。他们穿梭于各国，纵横捭阖，依违两端，以三寸不烂之舌，时而鼓秦斗赵，时而说燕离齐，合纵连横交替并用，目的就在于通过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来成就他们个

人的现实功业，谋取自家的富贵。

这些人说白了就是一群魑魅魍魉的无耻文士，往大了说也不过是些政治野心家、冒险家和阴谋家。

由于苏秦张仪这班人在历史上开创了成功范例，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动静，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小觑，所以历代都不乏一些士林高士趋其后尘，如三国诸葛亮、明初牛鼻子道人姚广孝、清初汉家书生范文程。

某种程度上，“帝王术”及承载其主体思想的纵横家，已经构成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道潜伏的地下暗流。表面上看，这条长河似乎发源于儒、释、道三条干流，其实不然，干流之外另外却暗藏着很多细小的支流，其中法家就是最大的一支。所以中国文化才有“表儒里法”一说。而“帝王术”便是由法家这条支流直接衍生出来的一条旁系浊流。历史上某些年份，气候反常，阴阳失调，干流往往缺水，支流便大行其道，而浊流便乘虚而入。这便是乱世。

乱世出英雄狗熊，也出高士鬼才。

大凡操弄“帝王术”的，都懂得夜观天象，讲究“谋利之前先谋势”，一般都喜欢纷争乱世，因为唯有乱，才会鹿走中原引来争者，有争必有二，有二他们才能依违两端，审时度势，选择潜在成功者，乘其将起未起、欲强未强之时，投机下注，以奇谋妙计献之麾下，助其在争斗中一举胜出便大功告成。天下既定，人主自然要论功行赏，届时自己免不了要封侯拜相。可谓投资小收益大。

可见操弄“帝王术”并不简单。

一要选对人。英雄乎狗熊乎，有时差别不大，如何辨识便是大学问。

“帝王学”，简而言之便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设计并运用非常之谋略，助之成就帝王事业的学问。说是“学问”，其实无非教人押宝强梁，乘乱趋势，但问目的，不计手段。总之，阴谋于密室，逞强于时势，重术而轻德。

二要察清势。跟早了，形势不明，风险极大，很可能血本无归。跟晚了，大局已定，投资再大，也不受重视。

三要设好谋。没有好谋可献，委身麾下，人家顶多拿你当作蓝领人力，决不会视为金领人才。如此一来，选人察势，一切白搭。

看来，“帝王术”绝非一班文人所能操弄，唯高才奇士间或可以为之。

清末民初，适逢乱世，而王闿运又自恃高才，加之时运不济，仕途受阻，所以“帝王术”顺理成章跃入他的眼帘。从此，王闿运大名便与“帝王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误了自己，也误了高徒杨度。

王闿运几次会试不中之后，便留在京师，加入“北漂”一族，表面上与友人饮酒赋诗，作衣裳会，实际上是在窥探天下形势，下好金钩，欲钓英雄。

第一个被钓的便是咸丰朝权臣肃顺。此人身为满族权臣，政风虽猛，独断专行，却极爱天下英才，曾国藩早年，也因才获赏，被肃顺青眼相看过。

王闿运勾留京师与友人唱和之间，不经意间将自己“饱读经史，文采斐然”的才气和文名也传播了出去，弄得京师官场文坛无人不知，肃顺很是动心，竟欲俯身与王氏结为异姓兄弟，并表示愿意出资为其捐官。王氏虽然感动，但颇为矜持，嘴上说不愿由偏门进入官场，实质上口不应心，对肃顺渐生委身相托之意，不时为肃顺捉刀起草奏折。

据说，一日咸丰帝对某份奏折大加赞赏，忍不住询问肃顺：

“此件为何人起草？”

肃顺回答说是湖南举人王壬秋。咸丰帝说，为何不让此人做官？

肃顺回话：“此人非翰林不干。”

咸丰帝大笑说：“那就封他做翰林。”

此说是否真实，史无详考，但却足以说明王、肃政治上相互接近的事实。

只是形势不明，王闿运把握不准不愿及早下注，而宁愿周游于公卿文友之间，做野鹤闲云状，待在一旁静观形势。

果不其然，数年后咸丰帝病死，慈禧发动政变，第一个便诛杀了顾命

大臣肃顺。王闾运闻变，不胜悲怆，暗中作诗一首：

当年意气各无伦，顾我曾为丞相
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

大有哭吊故人之意。

此后，王闾运虽然难忘故人，多次救济肃顺家人，但为避肃党嫌疑还是不得不远离京师，别处下钩去了。

不久，胡林翼、丁保祯、曾国藩等一班晚清封疆大员都先后受到王闾运的游说，特别是曾国藩，王更是寄望很深。

当时，曾国藩率湘军督师东南，与太平天国角力，渐成气候。王闾运见贼势日菱，东南乱局早晚平息，而曾国藩“奉旨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大权在握，正所谓：曹操模样，越瞧越像。于是便转而投奔曾氏，打算为其谋画天下，以图晋升之阶。

其实，王曾二人由于同乡关系，彼此早在曾氏回乡办团练期间就有交往。据说咸丰八年，湘军三河新败之后，王氏还特地赶到曾国藩驻地，与曾氏“夜谈五日，至三更而难罢”，足见王曾二人早有交往。

晚清天下督抚三分之二，差不多都出自曾幕。足见曾国藩爱才惜才，知人善任，对人才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曾氏爱才几乎成癖，王氏才名海内皆知。

按说王氏此次上门求售必为曾氏所重用。

不料此次重逢，盘桓数月，宾主促膝深谈十余次，王闾运终因“未见曾国藩稍稍授以事权而任用之”怏怏而去。



王闾运寄予厚望的晚清封疆
大吏曾国藩

如此高才名士，曾国藩居然弃之不用！原因何在？

一说王氏本人对此也曾百思不得要领，辗转托人探听原委，获悉曾国藩心思竟是：

“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

其实此说恐不足信。曾国藩弃用王闿运的真正原因，在于私室密谈期间，王氏屡次三番向曾氏兜售他的“帝王学”，以一句“东南半壁无主，涤帅岂无意乎”来挑动曾国藩拥兵造反。

此说因过于敏感，至今未见于正史，但却频见于民间学人的著述之中。

杨钩在其著述《草堂之灵》中便录有一段王闿运自述：

湘绮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

杨钩乃王氏高徒杨度之弟，较之前说，杨氏所记似更加可信。

台湾历史作家高阳先生也说：“王闿运一代文豪，但不甘于身后入《儒林传》或《文苑传》，他的为人，权奇自喜，知兵自负，以为可以助人成王成霸。这一路性格很配肃顺的胃口，所以奉之为上宾，但在谨飭自守的曾国藩，就决不敢用他。曾国藩延揽人才，唯恐不及，独对王闿运落落寡合。”

其实王氏所献“造反自为”的奇策，曾国藩之所以不予采纳，并非曾氏胆怯而不敢为，也非曾氏忠清而不愿为，实乃曾氏担心“洪杨之乱”后，国中再起刀兵内乱，恐为西方列强所乘而最终导致中华衣冠文物与国俱亡。曾氏这番心思，曾对自己最器重的幕僚赵烈文坦露无遗。

可见王氏见拒于曾氏，实在不能全怪曾国藩，而是王氏自己昧于天下大势，被怀中所抱的“帝王术”所误。当然，曾国藩不喜欢大言书生也是事实，

而王闾运却是晚清出了名的大言鬼，据说其字壬父，便是“文王”二字的倒写。

此番遭拒对王氏打击很大，从此如他所言“有了出世之心”，潜心为学，授艺课徒，开始了半隐居式的著述教学生活。

王氏一生，著述颇丰，大致分为杂记、经学和史学三类。杂记计有《湘绮楼日记》、《湘绮楼文集》等。经学著述数量最多，功力深厚，影响不小，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先生曾说：“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闾运。”不过后世重商轻儒，王的经学影响今日除了学术圈内若干学人之外，一般读者大概是不屑于知道的。史学著述着力于地方志，影响更加有限，唯有那本前前后后费时七年反复修撰的《湘军志》，因与曾国藩兄弟产生抵牾而名闻后世，也是此老一生引以为傲的资本。

1864年，当湘军踏破金陵高大的城墙，一举搬开洪秀全腐烂的尸身，将东南半壁牢牢握在掌中的时候，曾国藩不由得生起了“盛世修史”的贪念，决心请人入幕修撰一部《湘军志》，一来表彰湘军扫灭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抬高曾家兄弟的声望，以图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二来也想借此杀杀后起之秀李鸿章淮军的威风。修史当然需要延请名家，这样，学富五车了解湘军的才子王闾运自然成了首选人物。所以，当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代表其父盛邀王闾运修撰《湘军志》时，时年42岁的王闾运觉得这是展露才学、以大清董狐面目载入史册的大好机会，便一口应承下来。

史料拔冗，民间采微。删减幕中，走访四野。一番功夫做足之后，这位湘中才子才发现，湘军兄弟远非曾氏左右所言的那般“光明昭昭”，相反“烧杀劫掠，强奸民女，杀虐无辜”一时“竟似匪类”，至于败绩更是昭彰得很，以致曾大帅几次投水，差点功亏半道。

对于湘军这段历史，自己是秉笔直书，还是为尊者讳？一番挣扎后，王闾运决心坚持史家的良心，直言不讳。

然而，当他按此思路端出《湘军志》大纲呈报曾国藩时，曾氏阅后面沉似水，一双三角眼上上下下将他刺了个透心凉：

“先生，能为老朽及三湘子弟避讳否？”言罢，曾氏命人端来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放在王闿运面前。

“曾帅当世人望，集事功学问道德于一身，岂不闻秉笔直书，乃史家数千年之传统？曲笔写史，实非晚生所能为也。”一番对答之后，王闿运留书一封，悄然遁去。

数年后，王闿运仗着才华，根据所掌握的史料终于秘密写出了历史真相版的《湘军志》。尽管王氏在书中对曾国藩多有推崇，于湘军战绩也多有褒奖，但毕竟直抒胸臆，笔带锋芒，揭开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黑幕。因此刻印刊行后即遭湘军将领的怒骂，特别是那位杀人不眨眼的曾国荃看后更是暴跳如雷，骂声不绝：

“此等匹夫，乃吾辈熟客，居然如此胡说八道！”扬言要杀王闿运以泄心头之恨。

头顶巨石般的压力，王闿运感叹“直笔非私家所宜为”，最后不得不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算平息了众怒。

好在此老留有余地，私下暗藏了一卷底稿，待风声平息后，于毁版次年重校后，又在四川再版刊行，最后逼得曾国荃直跳脚，只好另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志》，试图抵消它的影响。

重刻之日，王氏坦言：“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

似乎“众人喧哗”乃其意料中事，看来王氏从未打算笔下留情。

可见弃术为学的他，保持了一个文章家的良知和操守。因此，后世有学者称王氏《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本来远离庙堂“相忘于江湖”，余生已无兴趣掀起波澜了。尽管清亡前三年，此老还被清廷请入翰林苑，先后授予翰林检讨、翰林侍讲二职，但因其时科举已废，留学归来之士，但有所成，则无论出身均可享此名号，

赐予进士出身，乃至有“牙科翰林、染织进士”之谓。所以此老也知道，这些不值钱的虚衔不过是清廷给他聊慰晚年罢了。

孰料，又出来一个杨度，定要将他抬上民国政治舞台替他自家导演的“洪宪闹剧”跑一回龙套，差点又将此老送回“帝王术”的幻梦中去。好在此老年逾八十，阅尽万人，观人察势的本领实在非同常人。所以对于杨度“思依我以立名”的想法，身为人师的他倒是不吝借名以助，但若真要他下水，他却一退千里，保持着一个智者的清醒。此时的王闾运更愿做个



北洋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杨度（1875—1931）。纵观杨度一生，不禁让人感叹：成也帝王术，败也帝王术。

文章家，而非纵横家，尽管更多的时候他和章太炎一样，喜欢世人将他看作是政治家而非文章家。

相对于著述而言，王闾运在课艺授徒方面似乎成就更大。有道是“师名立于弟子”，王闾运自身才学卓绝，经史俱佳，加之纵横捭阖，交游权贵，不靠弟子原本就名满天下，但其所教的几个弟子后来的确给他增色不少，譬如经学大师廖平（康有为是其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其再传弟子），国画大师齐白石，民国政客夏寿田（历任民国元年湖北省民政长、袁世凯总统府内史、曹琨机要秘书）、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第、同盟会元老刘揆一，无一凡角。

但若论起师徒二人亲近程度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则谁也比不上杨度。特别是在王门绝学“帝王术”方面，杨度更是独获真传。

本来严格意义上讲，民国之于王闾运犹如鸿影留潭，转瞬即逝，但王闾运之于民国却似金边镶袖，格外晃眼。尽管这道金边非王氏自己亲镶，而是假其弟子杨度之手。

杨度，湖南湘潭人，生于1875年，卒于1931年，行世仅五十余年，却先后鼓吹立宪、为孙中山而奔走，死前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可

以说，一生数易阵营，立场迥异，因而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北洋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

民国是一段险滩密布、百舸争锋的激流，杨度便是这激流上弃船换舟最频繁的水手。

不过杨度划水的本领，源于王闿运。

杨家祖上世代务农，祖父杨礼堂率杨度伯父投身湘军，后战死三河，伯父杨瑞生死里逃生，后因军功升为总兵，家境才略有好转。十岁时，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的父亲不幸谢世，杨度便被过继到伯父门下。

杨度自幼聪慧好学，闻名四乡，为当时执教船山书院的王闿运所获悉。1888年，王闿运亲到杨家招其为学生。杨度师从王闿运之后，于经、史、子、集颇为用心，经常有独特见解，使王也为之惊异，因而深受王闿运喜爱，师徒关系日益密切。后来其妹杨庄也投师门下，及长竟换身份，成为老师王闿运的儿媳妇。

杨王两家，由师生渊源而缔结姻亲，不能不说与王闿运对杨度的喜欢大有干系。

王闿运对杨度的喜欢，到了随便开玩笑的程度，在《湘绮楼日记》中，王氏就多次戏称杨度为“杨贤子”。

这种情感，也是王闿运晚年甘心为弟子杨度跑龙套的原因之一。

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于老师学问库里十八般兵器当中，偏偏相中“帝王术”这门神秘暗器，从此醉心此术不知觉醒，对他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出师后，杨度迷恋上了新学，适逢湖南新政，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新派人物在长沙办时务学堂，于是杨度便与蔡锷、刘揆一等人一起听课、讨论国事。由此杨度的大名便与维新派挂上号。

1902年，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